

高教授在自傳之中，一再深慶娶得黃美芸女士。他說若黃女士做不成「高太」，以她的才華能力，獨當一面，早已遠走高飛。高教授以太座為尊，接任校長前不忘請示。

（左起）高錕教授、校友評議會主席劉世鏞、《中大校友》總編輯梁天偉。



高錕

還記得中大的日子

直以來，高太相夫教子，主持家政，長作賢內助。高教授逐漸忘事，才獲諾貝爾殊榮。去年十月開始，高太才站至台前，馬不停蹄，代夫統籌行程，一手包辦，竟也井然有序。及至上台獻詞，萬眾矚目之下，顧盼生輝，竟是位內外兼備的女中豪傑。至此令人深慨，高教授自傳中所溢美，實非過譽之詞。

高太一併致謝之餘，談及高教授之近況。

高太說，諾貝爾獎撰寫演詞，執筆之際時想以平常用語，向世人說明，高教授發明光纖過程，非一帆風順。光纖技術乃高科技行業，半個世紀的畢路藍縷，聽高太娓娓道來，舉重若輕，竟似順手拈來。

高太照顧教授日常起居，無微不至。「照顧老人癡呆症最大壓力是廿四小時形影不離。」高教授睡眠也不太好，高太作為枕邊人，負擔可想而知。高太一向低調，澹泊名利，教授獲諾獎，大家引以為榮之際，也關注教授病情。高太以盛情難卻，轉化此腔熱情，積極為日後社會上之老人癡呆症（Alzheimer's disease，亦稱「阿茲海默症」）謀幸福。

高黃美芸向校友及各界友好致謝。



感謝校友關顧之情

高教授及高太為向校友致謝，會見了本刊總編輯梁天偉先生、校友評議會主席劉世鏞先生、校友會聯會會長梁裕龍醫生。首先，高太向中大校友及大學當局衷心致謝，過去半年來慷慨支持，校友親自又或透過校友組織多次慰問及道賀，



為同類人謀福祉

高太獨力照顧丈夫，不忘投入推動支援老人癡呆症活動，除了籌組以高教授命名老人癡呆症基金，也出席公開活動，接受傳媒採訪，又親自參加分享會，令外界認識此病症面目，更呼籲政府增撥資源，及早關注問題，發展日間支援服務。而發起「與高錕教授同行」校園步行籌款，除了為以高教授命名的獎學基金作籌募，同時支持認知障礙者家屬培訓課程，讓有關家屬得到更大支援。

高教授發病，可能跟家族遺傳有關，卻比老父要早；高君湘先生八十五歲才病發，高教授卻早於七十歲已確診，至今已七年。2008年，高教授赴美接受治療，自前美國總統列根患上老人癡呆症，此病逐漸為世人所識，美國研究也漸見深入。可是，美國藥物管理局之認可藥物，迄今成效有限。

「本港老年人多與家庭同住，獲較多照顧。一般以為老年人較健忘，往往不以為意，察覺時已太遲。此外，腦部特別活躍的人，也較難察覺患上老人癡呆症，他們即使忘記某個名詞，可以其他形容詞代替。」高太談到老人癡呆症，儼然已成專家。

隨著人口老化，老人癡呆症影響亦愈來愈大。估計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人口，約有十分之一會患此病，八十五歲以上機會更上升至一半。本港隨老年人口增加，問題肯定隨之日趨嚴重。

激活大腦有助病情

高太說，腦部過度專注的學者，罹患老人癡呆症機會亦可能較高。目前，美國專責診治高教授的專科醫生，同時亦照顧數位諾貝爾得獎者。「學者每天過度集中用腦的某部份，思考非常狹窄的問題，其他部分缺乏活動。所以人須作多方面思考。」高教授一生工作緊張，自傳中亦提及時有斑疹毛病。

近年，老人癡呆症研究有新突破，發現可從免疫系統著手，甚至修補部分記憶功能。「可是新藥進入試驗階段，價格極為昂貴，實在難以負擔。後來獲諾貝爾獎金，才再繼續療程。」高太說，新藥療效頗為明顯。目前，高教授也定期到專為舒緩老人癡呆症的耆智園參加活動，並仍繼續療程。高太說，高教授除了運動健身，也做一些刺激大腦活動，如臨摹毛筆字及打乒乓球等。

高太表示，2008年離港，老人癡呆症研究仍乏善

足陳，如今重遊舊地，喜見長足進步，耆智園義工亦甚為專業。

賽馬會耆智園由中大醫學院管理，提供日間護理及訓練，但中心只可服務約一百位老人癡呆症病人。該中心獲賽馬會撥款逾八千萬港元資助，總監則由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及公共衛生學院郭志銳教授兼任。

目前，醫學界對老人癡呆症仍認識不深，只知可能受神經細胞退化，腦中出現類澱粉斑以及神經纖維叢，初期短期記憶逐漸缺失，長期記憶相對不受影響。病情加重後，語言能力下降，至詞不達意。直至後來，認知能力亦會衰退。

舊地重遊 無限依戀

「故地重遊，回到中學聖若瑟書院，他眼望球場，戀戀不去。返回中大，也特別感覺高興，話也特別多了。」高太笑說，回港偶爾還發小脾氣，足見病情好轉。

球場內，曾有那位從上海來初來埗到小子，無憂無慮追逐嬉戲的身影。校園中，那位舉世知名的科學家，躊躇滿志，回港出任大學校長，校園內跟新生不期而遇，一同合照的親切……

也許記憶深處，某些零碎片段，仍有高教授心神蕩漾的一刻。希望香港和中大，為高教授留下的，不止是美好的回憶。



校友與各界人士都向高教授送上祝福及表達對他關懷之情。



校友會聯會會長梁裕龍醫生（後排左二）亦有出席與高太相聚。